

「讀、讀、讀」：

與李弘祺院長紙上對話，

從學思歷程談到廣泛閱讀

· 李弘祺教授回答並撰稿，回夏提問並編校

炎炎溽暑，八月上旬，李弘祺教授回返紐約家中之後，接受了回夏女士遙遙來自新竹，藉電郵傳遞了 8 個問題的靜態訪問，李教授親自打字撰稿以回應。幾度電子信息往返，於是我們有了這篇寧靜無聲的電子對話錄。且看李教授首先如何從他的「學思歷程」談起——

回夏：請先談談您的學思歷程？

李院長：我從小就喜歡讀各類雜書，是《學友》、《東方少年》的忠實讀者，小學五年級時開始讀《三國演義》。老實說，這本書當時是超過我的程度的，但我還是辛勤地把它讀完（大概諸葛亮死了之後，就讀的沒什麼興趣吧），十分得意。初中後，我父親替我訂了《中學生》雜誌，大概持續了兩年。我自己另外也常常向一個很好的朋友借《拾穗》來讀，這兩份雜誌對我都產生很久的影響。

由於我是在基督教家庭長大的，我從小常讀基督教的《聖經》，比我讀中國經典還要早，到了初二、三時，我已經把全本《聖經》讀完了（雖然舊約部分有很多十分乏味）。我因此連帶也讀了不少神學乃至哲學的作品。

我記得我在台大時讀了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人的本性與命運》（這是一本在二次大戰期間對美國思想影響非常深刻的書），我講給人家說有這本書，內容十分深刻，結果有同學對我嗤之以鼻，使我覺得書讀的多，的確有時也會有「那孤獨的個人」

(Kierkegaard 語) 的感覺。另外，我至今仍然記得我進入台大後，向圖書館借的第一本書就是梁漱溟的《東西哲學及其比較》，現在想起來，心中還是很興奮。

回夏：您當年參加大學聯招時，曾從理工領域轉向文史學科，這樣的轉換跟您喜歡廣泛閱讀的素養有極大的關係嗎？願聞其詳。

李院長：我保送到成大電機系，本來是很值得驕傲的事，但是當時正是開始可以讀懂各樣的書、開始思考人生的理想和目標的時候，以致覺得自己很難憧憬未來作一個工程師的人生，所以就決定不如去讀人文的學問。



李弘祺教授在新文藝課導讀《浮士德》2008.5.21.

我當時深深覺得歷史、哲學、美術都遠比電機的學問更能觸動我的心靈，所以就決定去重新參加大學入學考試，遂於民國五十三年以文組的榜首考進了台大歷史系。說真的，考上榜首，連我都十分意外。從那時開始，我知道我的一生會是一個大起大落的人生，但所幸我還是忠於自己，還算平順地過了這大半生。

回夏：以您個人多年大學授課的經驗並研究中國古代教育史的專業背景來看，您以為「經典閱讀」是大學生不可少的知識追求操練與裝備嗎？為什麼呢？

李院長：「經典閱讀」十分重要，因為他讓我們看到或學到歷史上的人爲了追求知識、智慧和真理，所作的各樣的努力。大部份的人都相信有最終的真理，例如宗教家便以自然律，涅槃（成佛），經典所陳述的真理（像儒家）、道成肉身、或權威等等，當作是絕對的真理來信奉。

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爲沒有真理，或至少一切都是相對的。這種態度特別是在近代

歷史學發達了以後，表現得更為明顯。人類進入了所謂的「後現代」，許多學者認為所有的理論，觀點或信仰都是相對的，而否定最後的真理，或者認為至少目前還沒有發現永恆的真理。

但不管如何，人類在林林總總的追求真理的努力中留下了種種的記述，這些記述廣泛地影響了後代人的思維，因此成了經典名著，中外皆然。我研究中國教育史，我當然相信如果我們能從中國傳統教育中看到中國人如何在追求安身之命的道德境界，從《論語》、《孟子》、《荀子》、《老子》、《莊子》、《韓非子》、《顏氏家訓》、《近思錄》、《傳習錄》等等的書中獲取一些靈感，那應該會是十分有意義的事。西方或日本的經驗也都是一樣，只是我比較不是那麼熟悉。

回夏：您一向如何引導大學生閱讀經典的？而自從兩年前我們交大有了新文藝的課程，您不但主其事，並曾經兩度親自參與名人導讀演講課，請問您是如何向交大學子推介這樣嶄新的課程的呢？

李院長：我想「經典閱讀」最主要莫過於對經典內容有基本的把握，並瞭解它在人類思想史中的地位。前者比較容易入手，而且未必一定需要把全書讀完。一般人可以很方便地藉用二手資料（像「導讀」）來入手。後者比較困難，但是卻不可以忽視；一定要了解一本偉大的著作的歷史背景和它在思想史上的意義。這一樣也可以通過「導讀」的二手著作來入門，瞭解一本書的時代脈絡，知道它所要應對的時代性的問題，以及它的內容如何對永恆的問題（例如真理、生死、道德、倫理、真善美等）發言，那麼便可以說對一本書掌握到它的真諦了。沒有人指導，而貿然讀完一本名著，收益恐怕並不會太大。所以導讀，翻閱參考書是很重要的。

在交通大學，我們開設了「新文藝復興閱讀計劃」，目的除了鼓勵學生多讀一些書之外，還透過舉辦演講，讓學生可以知道書的內容和來龍去脈。我們還請來許多學者專家來演講，他們都是一時之選，所以參與聽講的學生為數不少。假以時日，聽講的同學一定會領悟讀書的真義和其中的樂趣，而且我們更相信日後一定還會吸引更多學生參與這項有意義的活動。

回夏：您為何強調廣泛閱讀？其必要性為何？又您同意廣泛閱讀本是精細閱讀的基礎嗎？您想這兩種不同的讀書方式應該互相配合嗎？

李院長：一個人可以從研究的深度來進行對一個他所專攻的課題作廣泛閱讀，這是一般學人文科學的人一定會做的事。另一方面，不是專攻人文科學的人，他也可以漫無目的地，讀自己隨手遇上的，感到興趣的書。後者的發展最後也會使得人對某些課題逐漸產生興趣，而變為專精。我有許多從事理工醫的朋友，他們對音樂、美術、哲學也有深入的研究，心中充滿知識，談話吞吐不俗，這都是從廣泛閱讀而形成的。

知識的入門一般都十分困難，確實很少人可以無師自通，但一旦有了初步的把握，或有人帶領導讀，那麼他們便能作進一步的的鑽研，而成為一個高尚的、有格調的、有氣質的知識人。毫無疑問的，廣泛閱讀是達成精細閱讀的基礎。兩者應互相配合。

回夏：如何養成廣泛閱讀的好習慣？您願為我們的已有書單再補充幾本經典好書嗎？

李院長：「廣泛閱讀」的根本在於有一顆追求真理的心靈（an inquisitive mind）。這兩者是相互為用，而扶搖直上的。人一旦開始廣泛閱讀，那麼他便會有更強的求知慾，而強盛的求知慾便會使他更努力想讀更多的書。

交大目前由十位專業人士提供了九十多本的好書，這是一個好的開始，至於是不是值得繼續補充，那當然是需要的，例如上面所說的《近思錄》及《傳習錄》便很值得收入，其他如Pascal的《思想集》、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等等也都值得閱讀，或至少應該知道它們的內容。

回夏：知名學者朱光潛先生的舊作：《人文方面幾類應讀的書》請上網參閱：<http://86118391.blogchina.com/186/6670994.html>）；雖是舊日文字，仍大有參考價值，請問您對這篇文章有何觀點補充和意見批判嗎？

李院長：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由於廢止了科舉制度，大家對於傳統的學問究竟應該如何處理，開始進行反省：除了科舉常用的詩賦及四書五經之外，是不是有那些書更值得讀或至少應該繼續讀，大家都十分關心。所以像胡適、梁啟超他們都曾提出他們的看法，開列一些他們認為必讀的書單。朱光潛先生這份書單也很有用，其中關於舊的中國經典名著及文學的選集，我大致都十分同意。西方的傳統作品也都一樣。

不過人類思潮的重點以及追求知識的方法往往與時俱變，每一代的人對所應閱讀的書難免見解有所改變。所以朱先生對中國文學的戲曲作品，開列了《桃花扇》，卻不提《牡丹亭》，我們今天便很可能會認為湯顯祖要勝過孔尚任，這便是一個例子。

如果問我今天對西方的當代或近代所該讀的書，那麼我便可能與朱先生有所不同了。改革開放以後，朱先生第一次出國，到香港中文大學主持錢穆講座，他講的卻是維柯（Giambattista Vico），可見這本書在他心中的地位，而維柯在近代最重要的繼承人是克羅齊（Benedetto Croce），但這兩個人的作品朱先生當時卻都沒有提列，可見一斑。

我沒有思考過什麼是該讀的經典名著。事實上，各人（或各大學）都可以提出不同的書目，有時難免令人覺得琳琅滿目。我想若能收集美國（我不說西方，因為「閱讀經典作品」在歐洲的中學都已經作得相當全面了，而大學通常只是學專精的學科及研究，不再「廣泛」閱讀經典）各大學的書目，選擇最普遍被閱讀的書，那就夠了。



彭鏡禧老師導讀之海報

回夏：如果以成為「博儒」為求學的志業，您對我們交大青年知識追求者有何積極建言嗎？

李院長：我只願再一次用我曾因為受到福克納的名作感動而得的三個字來鼓勵交大的同學，那便是「讀、讀、讀」（詳參《說書》，p.12）。「新文藝復興閱讀計劃」已經出了一本《說書》，它是從過去兩年多的導讀演講選錄而成，同學們很值得從這本書看起，那麼一定會發現知識的淵博，真是浩如蒼海，慢慢地經由廣泛地閱讀，而發展出自己一套安身立命的想法，客觀地、理性地、寬容地生活在這個複雜的世界裡頭。友聲